

3.4 (1841-1902) 2-1

# 詩創作

詩創作



# 詩 創 作 第 二 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正午(長詩).....	夢難郊	31
大橋.....	伍 禾	36
山城詩萃		
馬戲團.....	伍 禾	37
雨季的鬱悶.....	鄭 思	39
香港小姐.....	胡危舟	40
撻石的孕婦.....	胡危舟	40
時與生的合奏(散文詩).....	孟 超	41
列車.....	麥 青	42
十月.....	賀敬之	43
担柴.....	劍 冰	45
邕賓路上二運(外一章).....	嚴杰人	44
走南流江.....	嬰 子	47
午.....	葛 兮	46
鷹的歌.....	江 懷	48
追悼之歌.....	陳子秋	49
紅麻的故事.....	趙 鋒	50
船.....	郭 風	51
桂林初夏.....	何 嘉	52
奴隸(譯詩).....	周 行	35
關於A·柴茵泰里(譯文).....	莊壽慈	52
阿三(長詩).....	鄭笛華	55
初徵的兵.....	陽太陽	59
編後雜筆.....	編 者	59
封面畫.....	余所亞	

發行者 詩 創 作 社 桂林新橋北里二十號	社 長 李 文 釗 編 輯 胡 危 舟 陽 太 陽 總經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 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	每 一 冊	零 售 冊	預 定 半 年	預 定 一 年	郵 費 在 內
		本 市	四 角	二 元 四 角	四 元 六 角	
		外 埠	四 角	二 元 六 角	五 元	
		國 外	八 角	五 元 二 角	十 元	
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凡郵匯不通或其他不便者以郵票代價				

正午

暴怒的六月呵  
在濃烈得  
化不開的熱霧里

大地胃 欠歲的火

我們的隊伍正向前鏖戰

毒暑盤踞着

那明燭如

像要合抱過來似地

向着我們迫近

太陽

把酷熱的條綫

灑在地面

風已蒸發乾了

乾燥的田

禾草僵硬地聳立

凝靜的林木被烤熟了

枯槁着，低垂着頭

被曝曬得如同高溫層的乾柴

快響着火了

山，那喘息着的山滾醉着

因暑氣而癱軟下來

像馬土要消溶了般……

太陽底眩目的金光

以可驚的強度鐫刻着

無遮擋地朝天竄以的原野

連最粗糙的土壤

也煥發着刺刀般晃耀的日光

到處是閃爍的條綫

到處都烙印着

盛夏底無節制的白熱

我們奔在單純的炎熱里

我們奔走沒有風的真空里

不，甯可說

我們是奔走在不透氣的

蒸籠里，是奔走在緊密的

地層之下……

而且，在沙漠般平板的原野上

路，是無盡地長的呵

路

伸展出去，伸展出去

從炎熱的原野上強直地伸展出去……

原野

未陣的，露體的

被煎熬的原野長意地凝結着



7  
813.105  
602.24

飛揚着渾沌的塵土  
我們底沉重的腳步  
殘忍地  
踏過他底流乾了汗的胸口  
殘忍地

劇烈又如焚的前方奔赴

滂沱的汗水

加重了背囊

塵土又與汗水混合成

渾濁的粘液，膠着在

我們被晒燙的雙腳上

斗笠像快要自燃般地焦脆着

草鞋也插透得灰燼般粉碎了

「加油呵……」

不要落伍，不要掉隊……」

金屬一樣的口號山呼起來

一再地震動着

不管頑石般的沙土

刺痛我們的跣足

不管我們還挖出棉絮來當夏衣的  
厚笨的夾衫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不管嘴里含着炭炭般乾渴  
不管雙眼被燒得快要用出火

那煮沸了的油似的河水

喧嘩着，與冗長的

嘈雜的蟬鳴

混合成刺耳的轟音

過份旺盛的曬陽

以淩辣的芒刺

虐待土地底笨黑的軀殼

天空。像一面通了電流的

鍋鏟，亮晶晶地

紅雲逗留不動，懸棧在山凹

毫無雨意……

風逃亡了

炎熱統治了宇宙

在耗折戰鬥力的

伏天的驕陽底直射下，我們

堅韌地拖着疲倦的身體

把大粒大顆的汗珠  
滴在路旁

歇負起炎熱的軍荷，黑壓壓地

魚貫向前

從五更起

從我們接到急行軍的命令

我們已經一口氣跑了六七十里

我們是不怕炎熱的

我們頑強地追逐太陽

我們和太陽一體出發

我們和太陽並駕地馳驅

炎熱，瘋狂的

醉昏昏的炎熱

蠻橫的，抵胸凸肚的炎熱

狠狠地盯住我們，張大了

他底饕餮的血盆大口

猝猛地，像一種障礙物的

化身。阻當了

我們的軍旅

在炎熱底無忌憚的放肆裏  
有的同志發瘋了  
有的同志中暑了  
有的同志淌鼻血了……

正午含恨地沈默着  
窄悶的大眼對偏促地屏息着  
像給覆蓋在一張大棉被裏  
無可奈何地皺蹙着憤懣的眉頭  
是讓把大地的窗戶關閉了  
使這兒透不過氣地  
壅塞滿了炎熱  
堆積滿了炎熱

炎熱  
與我們  
對峙着

炎熱  
無狀地  
發洩着它底獸慾

炎熱  
熊熊地  
延燒過去……

炎熱在爲難我們  
炎熱在跟我們搗蛋  
炎熱在企圖壓昏我們呵

隊伍在一個小村子里休息下來  
沿公路的小村子只有零落的幾家小屋  
號兵同志在同志們的稱念里  
吹起了他那個管般美妙的號管  
那像赦罪的宣告般使人寬懷的號管  
號管

像一陣涼爽的情風般輕飄飄過來  
於是隊伍就喜氣沖沖地歇息下來  
這偏僻的  
被拋棄的小村  
連拴馬的小樹樑都沒有  
貧陋的，低矮的草屋  
沒有涼棚和簷廊

太陽升到正當頂，停着下來了  
牆壁下只有那麼一綫狹狹的陰影  
同志們就應集在那兒  
紛紛卸下背在身上的背包，乾糧袋  
米袋，子彈帶，軍氈和槍枝……  
連女同志

也脫下了她們不輕易脫下的外衣  
用汗漬的衣襟  
不在地朝額下扇着……  
好熱的天氣呵  
咀咒和埋怨的口吻  
在一致地見怪着這不作美的氣候

小村，染了重病的小村  
體溫增高着……像燒瓦密  
像蝦治廠的地窖——太熱囉！  
那纏緊了絨的太陽  
放射着強光，噴吐着火星  
炎熱，翻水般  
鏽蝕着剝裂的泥壁  
和支解的椽木……  
被炎熱的毒手鉗住

村莊失去了知覺

村莊正受着極刑……

而且，龐大的炎是在膨脹着

大地被冰封在它屍體威的範圍內

原野的那方

那苦忍地顛簸着痛楚的土地的地方

冒着煙……

在這臨近前以的地區

住民都逃難光了

看不見給我們燒茶水送來的

人們們底親熱的笑容

扇閉的門戶

叫我們沒法進屋內乘涼

轉圈小鬼，費着人

女偷偷地

從村背後那混濁的，淺澗的河底

用口杯舀出水，貪饞地牛飲着

從沙壩的喉嚨，低聲叫好……

幾匹馬，落在自己的汗里

也在那邊的河底爭執着

打着呵哈，嘩嘩的臉水……

那邊，在蘆葦後

有些同志在享受採集的快樂……

——上前線去

大夥兒在一起……

歌聲，轟響起來

向炎熱的原野挑戰

——上前線去

大夥兒在一起

歌聲應和着脈搏的節奏

嘲笑炎熱

斗大的標語

高高地塗在牆上

傳單也貼滿了

各處的隘口和路頭

以燃燒字的字句號召戰鬥

散落的防空偽裝做得更濃密

鬆了的褲腿打得更緊

腰皮帶也束得更精實……

傾盆的熱流，從大海里

衝破堤防決瀾似地

向我們灌過來

我們泗泳在溼溼的

熾烈的大氣里

把雙目點得更亮

把心的戰鼓敲得更響

把威嚴的頭

從焦旱的地上

昂得更高

我們。如一個巨人

與穿大紅袍的正午

握手

我們底歌。從充血的

炎熱中間

筆過

我們，像蕃植於熱帶的  
灌木林，密密地茁壯

我們，呼吸慣了苦難的我們

從地獄里，向祖國的正午

揮灑出我們的一切

我們在炎熱里躁躍，在炎熱里歡笑

而且慶幸着，在這以後

我們還有更多的，更炎熱的日子

我們底陣容

恢復了嚴整

於是，突破了

連綿的無止境的炎熱

出發的號音，隆隆地

打在炎熱的原野上，悶雷般地震炸起來

我們抖擻了疲累

我們勝利地征服了炎熱

我們

繼續疾走向

與仇敵格鬥的

踏火的前方

命

我們的隊伍在炎熱與炎熱之間

溶岩般堆

沖轟過去

絕不爲炎熱住脚

也並不想扭熄太陽

對於我們

太陽

是一塊才出爐的鋼鐵

而我們的意志

是鐵錘

奴隸

J. 奧賓海姆  
周行譯

他們讓那奴隸自由了，除掉他的鎖鍊……

然而他照舊一樣是一個奴隸。

他依然給奴性鎖住，

他依然給懶惰上了手鍊，

他依然囿於害怕和迷信，

困於無知，孤獨與生野……

他之做奴隸不在於那鎖鍊，

却在於他本身……

他們只能讓自由的人自由……

而這是不需要的：

自由的人讓他們自己自由。

# 山城詩草（二）

## 大街 伍禾

一條溼溼的跡印，

警察拖住她一隻手，

她用另一隻

拚命的掙扎；

一會兒

想撥開警察，

一會兒

向空中亂抓，

警察拖着婦人，

走向人們羨慕的大街；

而還可憐的婦人呀，

偏想把自己

拖回灰黯的江邊。

拖着，拖着，

婦人跟着一個黑色的警察；

拖着，拖着，

許多閑人緊跟着她。

一個黑色的警察，

拖住一個溼淋淋的婦人。

你說：

「他們從哪兒來呀？」

你去問

那從婦人背後

伸到江邊去的

那乾燥的樹上

她那空癆的手，

掛住了一根電桿。



(一根常用憂鬱的孩子)

裏着令人哭泣的曲調的電桿。

一根在大街上

像着從最好的同伴離電桿。

她用披散的頭髮，

皮鞭的身子，

貼住她，

靈軟的倒下。

「看呀，

還活得不耐煩了這婆子！」

殘酷的人們

露出了殘酷的笑聲，

訂住她

蒼白的臉發灰色的眼睛。

於是，

手杖的，皮鞋的，汽車的，……

一切的人也被人這裏的聲音，

都淡漠的走過去了呵！

而電桿背後，

那酒樓的掌櫃，

却忿怒的站在門口，

忿怒的揮着肥胖的右手。

於是，

黑色的警察

又來指這投河的婦人。

婦人一手攔住電桿，

(好像當得是離唯一的親人。)

一手拍着大胸，

(好像要把大街拍出一個深坑。)

嘶啞的叫着：

「別拖我，別拖我哇，

比慢慢的餓死還好呵！」

六月二十八日。

馬戲團

伍禾

生沾的鞭子

多麼殘酷呵！

無情的鞭撻着

你們這些

沒有土地

沒有工房的人。

你們離開了

若有若無的家鄉，

伴着煤烟，

伴着風砂，

用殘害自己的技藝，

飄流着，

飄流着，

在這

令人哭泣的

鄉村和都市。

你們

用生命作賭注，

在懸空的架上，  
在拉直的繩上，  
在飛奔着的馬背上，  
跳上去，  
又跌下來，  
又跳上去，  
你們  
愛惜你們的馬，  
勝過愛惜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  
用別人的痛苦  
來娛樂自己的觀者，  
却準備了歡笑，  
等候你的大息。  
生命裏，  
一刹那，  
滿場響起了掌聲，

當然聽得清楚，  
也記得深沉。  
然而，  
還得睜着疲倦的眼，  
睜着淚腺，  
掙扎過全場異聲。  
過了今天，  
誰猜得準  
在哪个時候，  
餓眼發昏，  
腰身軟弱，  
一個勳斗，  
腦漿往外流。  
除了同他，  
誰乎，  
滿地響着命運，  
叫它往東，  
決不向西，  
你看它，

哎！  
疲倦的  
演着昨天演過的節目，  
疲倦的  
奏着下流的音樂，  
你們有着  
滿腔的眼淚  
仇恨與火。  
哭泣吧  
誰也不憐弱！  
且伸着頸子  
挨受着  
生活痛苦的折磨。

六月十五日

**啓事**  
本刊編輯謝通多先生，因職務繁雜，自第二期已堅辭不任矣。  
本社啓

## 雨季的鬱悶 / 鄭思

煙雨濺住了山城  
山城猶在寂寞裏

看不見黎明  
也看不見黃昏  
日子寂寞地走來  
又無聲地去了……  
山城，蒙着灰色的鬱悶

這不是在過秋天啊  
我，却染上了鬱悶的病  
人瘦了，心也瘦了……  
仰望着灰色的天  
像是在等待什麼  
來了一個友人  
無聲地坐下，又走了  
這傢伙，也像是染上了  
鬱悶的病……

夜的女衫，輕輕地  
用黑色的慰藉

包裹着桂林的夜雨  
夜雨，像是在哭泣嗎？  
灰色的路燈光，照清城市……  
各色各樣的男女  
來自不同的方向  
用不同的笑聲  
和不同的哭泣  
寫下了不同的故事……

一天天雨

一天天陰  
多麼可怕啊  
這不死不活的日子  
看不見黎明  
也看不見黃昏……

我，來自他鄉  
這不耐雨季的人  
孤獨地，走着

心裏畫上

散着孤獨的心  
陽光浴着的  
秀麗的山城……

左一脚泥潭

右一脚泥潭  
我想念青色的曠野  
想念海洋和天藍  
我走着，走着……  
想走近山城的邊緣  
去扯破這灰色的衣衫

垂着昏重的頭

踏過了山城的烟  
什麼也不見  
只見守更人  
穿過滴雨的精密  
提起昏暗的燈

在催趕山城的雨夜

報着：「更」……

一九四一、六 桂林

## 香港小姐 胡危舟

你抖動着蟲綠  
星獸着乳罩隨着胸脯底美  
兩印花的綢傘映現的花般臉龐……  
左手好辛苦，笨重地  
無端了絲扣，香煙，手袋和骨扇……

當那慰勞隊似納西處，理髮工  
攝影匠，百貨店信，劇場賣票員們……  
親熱又體貼地叫你  
——啊！小姐，您來了  
——真這處坐，有電風……  
你便穿高了肩膊，浮肥了骨頭  
燙起你拍要脫落油漆的嘴唇  
滑溜滑溜的一連串順熱的英語  
嗚嗚嗚地笑，嗚嗚嗚地  
向這新發財戶的都市  
作滿意地笑底「廣播」了

讓那整日城里的姑娘  
翻番學頭一樣的調  
扮着高蹠，一踩一踩  
模仿你向英格蘭貴婦模仿來的步姿

你，又把你硬堆出來的裝腔的笑壓  
嘲弄一羣不懂觀情的觀客  
——內地七佬兒，土佬兒  
太陌生於你底親愛的姊妹「露露」了

你，集中了合你小姐身份的全部的火力  
和你穿制服的，穿西裝的胖男人廣火力  
躺上彈簧的車墊，讓一蓬蓬汽油的烟煤  
噴吹那些不穿鞋子的，不洗腳的  
患肺結核者底呼吸管  
患酸脹病的裸體的女孩……  
而你，閉上欣慰的受寵的雙眸，  
嗚嗚嗚地笑，嗚嗚嗚地  
笑你一心為快樂而忙着  
笑你應該多麼驕傲的  
使法蘭西化粧品廠  
比中國的安工廠更忙了

## 拋石的孕婦 胡危舟

這日子  
連黃狗也吐出苦頭氣喘着  
你還凸着懷孕七個月的肚皮  
纏負着餓長了頸子的瘦黃的病孩  
舉起笨重的灰黑的鐵錘，讓頭沒腦地  
要趕緊運完這大堆大堆的石塊

石塊爆出血喉般的尖聲  
石塊濺射你，都搶你  
石塊帶着火星燒灼你  
石塊在堆起你死底地開啊  
你忍耐到幾時呢  
左手食指上的黑布套已經鬆散了  
蒸頭巾和眼皮都滾滾灰了  
竹筐里的冷飯曬硬曬酸了  
你依舊無終止的逼着，逼着  
想用你石塊般的命運  
槌爛這石塊一樣的時日麼  
石塊爆出血喉般的尖聲  
石塊濺射你，都搶你

石塊帶着火星燒灼你  
石塊在堆起你死處堤岸呀

你雖看不見你失去了氣力的瞳孔  
也應該感到耳鳴，腦脹和眼昏  
和要骨酸，尾骨痛，脊骨要脫臼呀  
怎麼連你背上的病孩底慘叫都聽不見  
連你胎兒在鑽動着，都不仰一仰肚皮  
老像石塊的秉性，槌着胸，槌着的  
說呀，究竟想槌出些什麼  
究竟你用這煩燥的聲音  
在吶喊些什麼

可是你，像挨命一鞭槌着的，槌着的  
怎麼又讓它慢起來了輕起來了呢  
怎麼？噢！你病孩底哭泣隨着石塊在破  
裂啦

你那鐵錘，石塊，頭腦和肚皮竟會槌在  
一起啦  
你，你儘讓倔強的胎兒鑽動着，鑽動着  
就瞪大着掛滿了血絲的慘黃的眼睛  
讓可怕的蒼蠅在睫毛上飛舞啦

呵！石塊靜止了  
鐵錘拋棄了  
咳嗽停歇了  
腰背陷落了，祇有  
胎兒在鑽動，在鑽動，在鑽動……  
終於胎兒不動了  
無數的蒼蠅腐蝕着

## 時與生的合奏

孟超

時序，像環鍊，前與後互相扣緊着，牽連而不斷的，在這茫茫的  
宇宙中，永是交替着度過。  
「過去」與「現在」的距離，雖然適等于「現在」與「將來」間  
的間隔，但又有誰能抓緊了「過去」，牽過了「將來」，更釘住了「  
現在」的飛駛呢？

因此，有的在時流中消費了他自己，有的眼望着移動陰影而嘆惜  
；可是充塞在急流里的勞碌者，他是覺不到是在消費着，而也沒有傷  
感吁的聲息。

蝸牛是爲了黏着虛線而活；人的生，也正是以生命的力來填着時  
間的空隙。

誰不是在做真實的奮鬥，血與汗點染了蔚藍的青天，一頁一頁的  
塗過，又一張一張的展開大白紙，鋪在前面。

時代不會停止，也不會靜靜的偷渡過來，去的，由他吧；而來的  
，總是大踏着他的脚步。

想把時間推轉回去的，並不是對生命的珍惜，而是將生命看做了  
無知；這，不是狂妄，而是愚呆者的夢囈，騙着自己。

時與生的合奏，奏起來吧，演奏者們，是不徘徊的！

# 列車

## 獻給時代的隊伍

## 麥青

吼叫，飛奔，  
列車行進！  
吼叫，飛奔，  
列車行進！  
在大風厲的夜里，  
列車行進！  
風雨  
撲擊着列車，  
列車  
旋卷着風雨，  
前進！  
前進！  
風咆哮——  
鐵木跌倒，  
雨飛濺——

機槍橫掃，  
列車吼叫，  
今夜  
聽都聽得不好！  
大地  
從慘異的夢中驚醒，  
大地  
震着惡性的抖動！  
山嶺——  
旋轉的水磨，  
河流  
翻騰！  
翻騰！  
車站行進，  
列車不停！  
列車噴射

驚人的光，  
白熱的光，  
軌道輝煌！  
列車衝破了  
風打雨結的網！  
旋轉，旋轉，  
列車的鋼鐵大輪  
每一節的鐵手  
扣得緊緊！  
列車行進，  
迅速而不急躁，  
沉着而飛奔！  
吼叫，  
前進！  
列車迴響流着

它載着  
疲勞的人——  
憂懼的心，  
年青的人  
戰鬥的心。  
它載着  
鉛條繩綁着的  
千斤萬斤的回憶；  
火花閃耀着的  
前路的渴望！  
列車行進！  
列車飛奔！  
列車把那車珍貴的人，  
雲到  
他們應走的車站！

黑色的汗！  
列車的負載，  
是沉重的負載！

去到  
無畏的黑淵！  
列車吼叫着，  
前進，  
不回頭！

列車掉開  
黑墳墓的城鎮，  
列車掉開  
黑棺材的小村，  
列車的軌道無窮盡  
因之

它不停地  
飛奔！  
飛奔！  
飛奔！

列車震撼鐵軌橋，  
穿過陰冷的岩洞，  
隱蔽的森林，  
跳起來  
慌亂四奔！

列車行進，  
列車飛奔！

風只能撲在  
旋轉的輪邊悲叫！  
雨只爲列車  
沖洗了煤屑灰塵！

列車行進！  
前輪拉緊後輪，  
後輪推送前輪！

黑暗  
在列車的後面跌倒；  
列車的震動，  
望着前面  
輝煌的軌道！

列車行進  
吼叫，飛奔！  
吼叫，飛奔！  
……

## 十月

賀敬之

象喝着手釀的高粱酒，  
輪站在

十月的窗前，  
躍進的莽原  
燃起

紫色的黎明……  
呼喚着

濃溼的空氣，  
他酒味一樣的笑。

在早晨——  
村後那泥路，  
馬車，

那搖曳的穀穗，  
那豐光的山澗。

在早晨——  
在十月的大地。

他揚起兩臂……  
「豐收的十月嘯！」

二  
他愛高原十月的太陽，

以熱的胸膛，  
擁抱穗子。

在發熱的土壤裏，  
他歌唱！

因爲他下種，  
他將收穫。

會議上  
他披看

手臂的森林，  
站在

掌聲裏。

一個書嚮……  
「勞動英雄！」



# 担柴

——生活片斷——

劍冰

背上柴担，  
挟着一路風烟，  
在夏日的道上  
急行者……  
汗水滾滿臉，  
喘着氣，  
胸脯像起伏的波浪  
急急地發喘，  
喘……

## 二

扁擔呀，扁擔！  
你敲着兩翼，  
愉快的翻飛着，  
唧唧地鳴喚！  
你唱着快樂的歌，  
天真的笑着，跳躍着，  
孩子似的舞在雙肩！

你的重量  
壓在我的心上！  
你的輕歌  
擊着我的心弦……  
我累了，想把你放在路邊，  
——你緊緊地抱住肩膀，  
向着我心口  
親切的呼喚！

## 三

太陽落下山，  
五弦的月  
沉思着，  
露出驚喜的光輝，  
斜倚在天邊。  
黃昏拖着夜影，  
塞滿山谷，  
又掩蓋了田園……  
「同志！  
爲什麼停在路邊！  
挑不起嗎，  
來！分給我幾塊……」

何必客氣！  
爬過雪山的腿桿，  
在平原上  
如輕快的鳥翼，  
飛一般的  
向前，  
向前……

同志，  
加油呵！  
只羨幾里地……  
話的聲響！  
像槳打在水上，  
激起層層波浪！  
抖一抖肩膀，  
挺一挺腿肚，  
向前

邁大步！  
汗水滾滿了臉，  
喘着氣，  
胸前像起伏的波浪  
急急地發喘，  
喘……  
扁擔在肩頭叫，  
扁擔在肩頭笑，  
它唱着愉快的歌呀，  
歡喜的舞在雙肩。





每個山峯都刺破天際蒼白的窟孔

山峯脚下公路有如一條蟒蛇

從雙方蜿蜒而來

又蜿蜒到遠方去

我們的哨兵

矗立在國頭上

敵人奸細都逃不過他的眼

就是飛鳥也不輕易越過

一一

鳥居飛滿

陣響到刺雲出過機槍

聲瓦不再推護地面，讓它遭受日雨淋漓

積雲添了許多滿風的破洞

空地上敵彈挖下了許多陷阱

每個陷阱都是鮮血浸透

煙霧四下

還有無數被殺的無辜的冤魂

無數掉下來的死屍

無數被敵人撒下毒藥沒收食肉未亡人

煙霧四下的湖水

積蓄了太多太多的仇恨

又放射出太多太多的悲憤

這悲憤呀，響徹了南國的邊緣

三三

月照煙霧四

煙霧四散笑着如月亮

敵首伸村正雄

陣響當地線在觀音閣下

這個頭忽在大廳上繪美圖的靈魂

永遠變成鳥居少爺夢中的幽靈了

煙霧四前的一株梅樹

正開放著鮮妍的花枝

有人站立在觀前

縱情地唱「櫻花落，櫻花落」

午

萬分

斑鳩的鳴叫

由綠蔭林中一聲聲噴出

又消散進

包圍在綠色田畝中的鄉村裏

那美而潔淨的鄉村呀

在陽光下發散着誘人的

乾草香，牛糞香

和池水吐出的荇藻的清香……

雄雞在草堆上高聲啼叫幾聲

親切的炊煙升起了

涼蔭道上

乃有戴斗笠的農夫

牽着水牛，像鐘地歸來。

過午了呵，孩子們蹦蹦跳跳

蹲在門檻拍手對足地談說那邊

灼熱的馬路上

一輛輛滿載軍火的汽車

好像忘去了駕駛似的

疾駛向不見的黃砲聲隆隆的遠方。

## 走南流江

婁子

南流江永不結冰，

流江常年滾黃水，

它一條江水把守兩廣省界，

那一頭流進了海。

我曾在半夜裏三走南流江，

三次想藉它的水力，

到祖國南方的海岸邊，

南流江的船主，

說那裏可以登高山，

用望遠鏡看團洲島，

敵人在島上有飛機場，

在那裏裝上炸彈飛來中國！

！南流江！

你有什麼值得驕傲？

你向南流，

敵人的飛機却向北飛，

你源出于玉林，

而玉林被炸了！

被燒了！

你却只是嗚咽的，

無日無夜的流瀉着

南流的黃濁的河水。

我在你發源地乘尖頭船，

一夜晚瀉到東山，

在東山右岸是廣東，

左岸是廣西，

中間是你，南流江！

可憐你不打防城爬下海，

否則那年我們可以召夜運兵，

解救欽防！

呵！南流江！

說你不奔騰你不甘心，

你迎着走私的船隻，

掀起滾滾黃水倒流，

但是，

我說說那隻船是走私船？

黑夜包住了你，

我只趁星夜聽你訴說，

你的痛心的孤獨的遭遇，

我知道玉林是華南大商埠，

因此奸商的黑良心活著你走，

你只用奔騰的黃水，

憤憤的擊打着走私的船頭！

呵！南流江！

如果你身上沒有走私船，

那麼玉林也沒有深夜，

那裏來七個客商，

叫一百廿個妓女，

折通了綺香樓，

荒淫一個通宵？

待天色明到船蓬

我觸目兩岸，

呵，南流江，我銜怪你了。

你沿岸千萬個年青人，  
正迎着朝陽在替你築長堤，  
個個山崗揮起鋤頭，  
一個山頭一個堡壘，  
兩省的縣長親自下鄉，  
動員民衆要守住南流江，

南流江預備迎着烽火，  
但南流江岸正好唱山歌，  
山歌唱得是那麽悠遠，  
差點要我改變志願，  
拚了詩筆，  
一脚跨上江岸，  
讓船自去，  
在這裏自有別人遞給我一隻槍，  
和幾萬個年青人  
從頭幹起！  
從土地幹起！  
以後的日子，  
年年看江水南流，  
再學會一隻隻山歌，

接過南流江兩岸的春秋！

附記：南敵利用漢奸猖狂走私的  
那年，我正在南流江上，在江上  
我看見人類的兩面，我看見卑賤  
者的無恥，另一面又看見，工作  
者的熱力。沿江民衆趕築工事

，歌聲飄在江上，使人神往，深  
爲感動，事隔兩年，我始用這不  
滿百行的詩句，想寫出卑賤者必  
然滅去，而正直者仍然獨立，但  
是，我無力的詩句，使我的歌頌  
也顯得如此無力呵！

### ● 的歌 江懷

「者輪輪輪  
者輪輪輪！」

「在那高山上，  
峭壁在站着，  
在那峭壁上，  
有一些矮樹，  
牠們在青青地的生着。」

「在那峭壁上，  
沒有什麼泥土，  
也沒有很多水分，  
牠們在青青地生着，  
堅實地生着。」

「牠們把種子伸入石縫去，  
喝些天然的雨露，  
呵，那些矮樹呵！  
我的弟弟呵，  
在青青地生着，  
在青青地生着。」

「者輪輪輪  
者輪輪輪！」

## 追悼之歌

陳子秋

每當我靜坐沉思的時候，  
死者死後的慘痛的面容，  
就在我的腦海裏浮現。  
每當悲哀與憂愁的情緒，  
來襲擊與煩擾我的時候，  
死者啊，你就呈現在  
我的想像之前；——

你不瞑的目在注視蒼天，  
你的兩鬢被敵彈炸碎了，  
你不願閉上的慘白的唇，  
還在憤恨地咒詛敵人。  
血液還染着你黑的頭髮，  
露着對敵人切齒的白牙……  
是可怕的死人形相的記憶，  
有時竟使我感到幽魂的恐怖。  
然而我又願故意去回憶，  
因為有英勇如你一樣的友人  
我也感到無限的光榮。  
當你臨死的時候，

看你的遺容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願現在就長久安息——  
在中途停止了你的戰鬥！  
你還是奮勇而正如放發的  
紅豔玫瑰的芬芳的花蕊。

你要走盡生命底成熟之途，  
要抵達事業與希望之高境，  
在你的心裏從沒有死的憂念，  
魔鬼的陰風吹不冷你底意志，  
一個追求自由光明的人啊，  
戰爭的砲火也不能使你畏縮！

你隨着戰爭的勝敗而奔勞，  
從沒有感覺到艱難與苦惱，  
你從不顧慮到流血與死亡，  
祇遠望祖國自由的光芒。  
在血的戰場裏，血的前方  
在別人不敢前往的恐怖裏，  
你却泰然勇敢地前往，  
盡你的才力而忘形地工作。

多少戰士經過你的救護而甦醒，  
多少傷者得到你的撫慰而復生。  
受傷戰士都不願你離開，  
當你接到命令出發前方的時候，  
兄弟們都那樣狂熱而迫切地要求，  
希望你能够留在他們留駐的地方。

在幾時的凄慘的血腥的。

因爲你所愛戀着的前線

你興奮，熱烈而忘懷的

你沒有平凡人心裏的

美麗青春與幸福的幻想。

你常常，當工作的時候，

你不斷地接到你的爸媽對你下着

像哀的美教書一樣的家書

從遙遠的國土拍來的電報

——嚴厲的催速你歸去

回到遙遠綠海的南國去。

但祇願在生死之交的祖國裏

和祖國一同受難。……

如今，你已盡了最後的力了

爲人民愛戴的

熱愛祖國的人啊

你廿年來走過的路途

發出着照引人們走向幸福之光

## 紅棗的故事

趙錫

張大嫂

真真巧

紡績又織布，

針線手段比人高。

大哥縣里做教員，

常有信兒往家捎，

書了大嫂不識字，

滿心的話誰知道？

春天里，

草青青，

東鄰老王要進城，

手不停，

針不停，

連夜趕成十針鞋

「老王老王帶進城。」

白布包，

白生生。

白綾十字密密縫，

大哥忙打開：

一對鞋

多齊整。

黑布鞋面白布裏，

大襟一對紅又紅，

裏上插着兩枚針，

什麼道理想不到

六月里，

割麥忙，

大家放假回家鄉，

月光朗朗朗，

樹下圖乘涼。

張大嫂

「鞋子裏放紅棗

怎麼講？」

大嫂真嘻嘻，

只恨自己不識字。

捎鞋子，

叫你好好做生活。

鞋里那紅棗和針呀，

說的是：

放了假「裏裏」回家！

妹妹是「針針」想你！

九月里，

秋風涼。

前村立了女學堂，

一天只唸半天書，

身忙的婆娘一樣上。

張大嫂

頭一個報了名，

頭一個不做賭婆娘

## 船

### 木 船

破舊的木船呵

你永遠沒有疲倦地

行駛過低低地嗚咽着的小河……

灰暗而低垂的天穹

映出隱現的布帆

感染着多少的憂鬱呵……

當我航行在海洋上的時候

也看到這樣的布帆

像秋天裏的落葉一樣

漂浮在海面上

永遠沒有歸宿地漂浮……

但是，今天我行走在

## 郭 風

和小河平行的破壞後的公路上

那些樞樓的農民一起

我的心健康而又快樂……

破舊的木船呵

今天我不以善感的眼睛看它

而那遼遠的行程

和艙內的過多的載負

却使我感到不可抑止的激動呵……

### 漁 船

暗褐色的漁船

沒有風帆

矯巧而又輕捷

像畫在書本上的

原始人的獨木舟一樣的漁船呵

暗褐色的漁船

載着水手的粗壯

和漁夫的樞樓

寄托着我深遠的思念呵

整年浸在河水里

受着風的吹括

列日的照射

剝落而又滿釘葺修補……

滑過冬日的冰河

又撥開黃昏的霧濛

駛向灰暗的遠天……

今天，輕捷的漁船呵

敲着屏息的笑聲

和耐性的夜色

直駛向深處的蘆葦叢裏去

微微的搖擺着的蘆葦叢裏去了……

## 桂林初夏

何嘉

六月的田野

到黃昏

仍吹噓着微溫的氣息

從黑色的山岩石壁間

螢火虫

開始點亮了牠自己的燈

忽然來的一陣黃昏雨

你知道它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但沉重的筆依舊剪去了山之一角

岩洞里的木板屋

有人推開了他的窗

悠然眺望一江烟景

不討厭這些黑色石頭山嘴

它遮斷了一個人的想念

而且連家園夢也重重封銷了呢

## 關於A·柴芮泰里

蘇聯N羅斯托夫作  
莊壽慈譯

外高加索的喬治亞或是古時的伊白利亞，幾百年來都是戰爭的舞台。這塊地方會遭遇蒙古的、羅馬的、拜占庭的，以及波斯的侵略者蹂躪蹂躪，終於在一七八三年置身於沙皇俄國的保護權之下。沙皇俄國也是利用一七八三年的條約壓迫喬治亞獨立的每一痕跡，而且強制奴役它的人民。所有喬治亞古國的狀態整個滅跡，人民處於政治的和民族的雙重壓迫之下。

在這受壓迫的期間，喬治亞的民族意識只能在文學中表現出來，它的文學是富於人民之古老的民族傳統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的天才很自然地傾向於文學。在這一範圍中他們才能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而只能維持他們的民族文化。即雖在那些艱難的時日裏，喬治亞文學並不嚴格地局限於民族的範圍；它欣然吸收從俄國和西歐文學所放射出的文化影響。

就在這些影響之下，喬治亞文學，遂於十九世紀初建興起一種浪漫主義，一種深深浸透於被壓迫民族之悲慘的命運中的浪漫主義。詩人們哀悼他們民族獨立喪失，而且歌頌在受人支配的日子裏他們人民英雄的偉業。他們夢想喬治亞王子權力之下能得新民族自由。他們的理想是一種封建君主主義的民族主義，只為特權階級謀自由，與權利一點也不為奴役的人民之真正的自由而煩惱。

這就說明了喬治亞的浪漫主義為什麼消失於十九世紀中葉，而無須鬥爭地讓位於現實主義的文學，這種文學浸染着民主的理想而且高舉着從俄國沙皇和國內貴族政治變革壓迫下爭取解放的旗幟。在喬治亞現實主義文學中特出的代表是兩位大作



家，伊利亞·卡夫喀瓦德茲和阿喀基·柴茨泰里，他們兩人都是在俄國革命的民主影響之下成長進步的。

阿喀基柴茨泰里於一百年前：一八四〇年六月廿一日生於一個貧寒的家庭裏。依照古代的喬治亞風俗，新生的嬰孩要送到農人家中去撫養，一直到五歲的時候。他一生的這最初幾年在這未來的詩人身上留下了特徵；在回憶他早期童年的時候，柴茨泰里寫道：

「如果說我具有什麼仁慈溫和的話，那就是因為我是生長於鄉村，一個農人的家裏，而且在一羣農民的孩童中間。」

他回到家中時，他的母親，伊美萊特沙皇後繼蒙第二的孫女，負責他的教育。

柴茨泰里的文學傾向在幼年就已顯明。他幼年時代所寫的以封建生活為題材的悲喜劇在一次家庭表演中得到巨大的成功。

這孩子在十二歲時就被送到庫太斯去，在那裏他進了公立的高等學校。在這裏他立刻就覺察到尼古拉第一所介紹來的教育方法。這個學校是被當為，實施俄羅斯化政策的工具而用的；孩子們被禁止用他們本地的語言讀書，寫字甚至談話。如基本遵守規則，他們就要被鞭撻。這不難想像柴茨泰里從帝俄的政治手腕中得到了怎樣的印像。受了這些印像之強烈的影響，他遂終止在庫太斯學習而到聖彼得堡去，在那

裏他想進一個軍事學校，這在封建地主的孩子們看來簡直是一種義務。但是當他於一八五九年抵達聖彼得堡時，這個青年突然改變了他的計劃。

柴茨泰里到聖彼得堡，正當尼古拉第一的死後以及跟着俄國在克里米戰爭的失敗他的專制的警察制度局部崩潰，俄國正開始稍藉自由呼吸的時候。俄國士兵之不屈的精神和英雄主義却敵不了因沙皇在克里米失算而瀕於滅亡的國家，六十年代的改革開始了。在尼古拉第一統治之下完全受着箝制的輿論吐露出政治制度的惡劣以及在農奴制下農民之可怕的情況。恰恰在這時，俄國人民產生了光輝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的七人團被巧尼哥夫斯基和杜布羅柳波夫這班人領導着——這些名字對於青年們成爲了戰鬥的模範。

柴茨泰里和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逐漸接近，因之立刻也被捲入社會鬥爭的浪潮。他隨即放棄投身軍界的一切企圖而入該大學的東方學院。這裏，在俄國知識份子最前進的代表人物中，柴茨泰里熟識了俄國人民之真正的代表，這些人在他看來和他在庫太斯所看到的那些壓迫他同胞的沙皇的官吏完全不同。在俄國進步的知識者羣之影響下這位詩人對於人生逐漸有了一種憧憬。

柴茨泰里在大學校裏常去聽進步的教授演講。對他發生更大的影響的還是俄國文學界的領袖。魯濱和沙皇檢查制度的嚴厲奮鬥，巧尼哥夫斯基和杜布羅柳波夫曾在「同代人」

其發表的「爲動人的文其」中，作了一個「沙皇制及農奴制」之轟動，而且在泰晤士河畔也迴響着赫爾岑所編的「鐘」之轟動，這些傑出的革命刊物裏驚烈的文字喚醒了讀者的良心，而且鼓起了他們對人民之偉大的愛和對他們的壓迫者的仇恨。

柴西泰里不僅注意俄國的社會革命，他同樣也爲歐美政治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所感動。這位詩人留心注意加黎波所領導的民衆獨立鬥爭，他也注意美國正在進行的南北戰爭。巧尼雪夫斯基所領導的俄國進步的報紙闢出廣大的地位登載意大利和美國的事件，熱烈地同情意大利人民反對奧大利王國的鬥爭，同情北美爲美國的完整和解放黑奴的鬥爭。

在這些事件的啓迪中，柴西泰里當然想到他自己的同胞，他們正在地主和外國官吏的桎梏下呻吟着。柴西泰里於是參加了後來成名的作家伊利亞·卡夫略瓦德茲所領導的一個喬治亞學生的革命團體。在這團體裏這才建立下喬治亞文學寫實派的基礎。

柴西泰里的文學活動開始於學生時代。他的詩「收穫者之歌」，「一個農民的懺悔」，「伊美特的催眠曲」，「地主的烟袋」，以及在「黎明」雜誌上所發表的詩都是高唱痛反地農奴制度，而且號召反抗喬治亞的壓迫者。

柴西泰里作品的主要特徵——他的抒情，和諧以及草率的簡潔——早已表現在他早期的詩歌中。這些形式的特色更

因豐富的社會內容而增光。柴西泰里之抒情的才能立刻將他帶至喬治亞文學的前列。

這位青年從大學畢業出來就和他革命團體的同志一同回到他的家鄉去。

農奴制度止以後，喬治亞的社會生活遭到巨大的變化。沙皇政府實行改革的方法是儘可能地不使地主們感到爲難。

柴西泰里及其友人們，受了民主思想的激動，對於這種農民問題之不誠心的解決不能滿足。他們在國內號召爭取全部生活自由權的民主化。這與他們遭遇到思想守舊的舊文學人的反對，他們對這改革的經過覺得非常滿意。進步的青年對於貴族罪惡地不顧人民的利益以及他們向沙皇全部的詭媚加以譴責。他們熱心地保衛他們偉大的俄國教師所灌輸給他們的民主思想。

柴西泰里即是這一鬥爭優秀的使者之一，這鬥爭在這位作家和他的階級之間，還有和他的家庭之留造成一個裂痕。他遭受喬治亞貴族的迫害而論於貧苦的生活。但這不能改變他的精神，他戰鬥的意志，也不能降低他對自由，對人類的理想的熱愛。

「我戰鬥，」柴西泰里寫道：「在我們社會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情我不是用我最大的能力去參加。我戰鬥，並不是爲着我永遠輕視了的個人利益，而是爲着社會的利益。」這位詩人就從這種戰鬥中得到勝利。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柴西泰里的作品就已被喬治亞的人民所傳誦。由於他在他當時的革命運動中很活躍。因此這位詩人在他的同胞中是頗受衆望的。

柴西泰里是喬治亞文學的改革者。他用一種非常接近大衆口語的語言來寫作，將十九世紀上半葉浪漫主義的古文摒除淨盡。他使當時的文學語言較接近大衆，因之爲大衆開闢了一條走向文學的大路。文學不再是貴族的特權。柴西泰里的詩歌，讀成音樂，大衆是如此的習熟，以致它們簡直替代了民歌的地位。至今喬治亞到處還在吟唱着它們。

柴西泰里和卡夫塔瓦德茲都是最先將社會的和政治的主題介紹入喬治亞詩歌的人。

這位詩人的作品已經遠遠超過喬治亞的國境；有許多都已譯成俄文和西歐各國文字。

柴西泰里的文學活動不僅僅限於詩歌。他是一個戲劇家，小說家，編年史，散文的作者。他對於民間史詩予以很大的注意，常常將民間詩歌的主題運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去。他的歷史詩極其有名。柴西泰里也是最先將政治諷刺介紹入喬治亞的文學人；他的辛辣的諷刺和溫和的幽默都是直對喬治亞社會中許多頑固份子而發的。

作爲他國內社會生活的一個活動份子，柴西泰里常常用喬治亞文和俄文寫時事問題的論文和小品文字。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全喬治亞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來響應

，這位六十五歲年紀的詩人曾以熱情的詩號召同胞反對沙皇制度來歡迎它。就在這時他將國歌翻譯成喬治亞文。

一九〇八年的十二月，是A柴西泰里文學活動的五十年紀念。這一天全體人民曾舉行了一個偉大的民族節日。

柴西泰里死於一九一五年，大戰之時，正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這位詩人的夢想，將喬治亞從政治的，民族的，和社會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這位詩人却長逝了。

一九四〇，十一。譯自(Soviet Lown)六月號

## 代郵

昆明王逸塵先生：桂林某報載在曲江某書店經售「詩創作第二集」之廣告，不論該書店與該書作者均與敝社毫無關係。我們如有出版叢書計劃時，當先在敝刊鄭重介紹之。諸承愛護，甚感。

金華廖白虹先生：敝刊歡迎試閱辦法，(一)贈閱幣一元二角，連寄三期。(二)保留贈性質，九月底決截止。長期定閱自然比較另買要便利得多，且每期出版時，定戶必提前幾日寄書，屢經寄與與板社持保投稿及通訊關係，不勝歡迎。

桂林雲先生：惠示及大作「獻給祖國的詩人們」均收到。乞示郵址，以便請教也。

# 阿三

鄭笛華

夕陽黃落了

祖母從大清早一直盼望着  
盼望着誰能唯一的好孫兒  
阿三——阿三還沒有回來

阿三跟遠房的親戚  
在岑縣城內當學徒

白天傳來使人着急的消息  
岑縣在昨晚三點鐘  
失守了……

阿三才十三歲

阿三不懂得規矩  
在家時阿三總是

跟村里的野孩子一起

擲瓦片，偷瓜果，爬大樹，檢鳥蛋……

阿三是機警而又頑皮

阿三，這個黑黑的，短悍的小把戲

岑縣城離這兒只有二十里路

人們混亂地向山背後那邊逃難

阿三的祖父母，兩個伶仃的老頭  
卻仍然守在死寂的家門

阿三呢？——還好！

和店裏的夥計們一起躲到鄉下

阿三想要快一點兒跑回家裏

去探望一下慌亂中的家門

阿三流着淚拜別了同患難的夥計們

獨自一個人

心里非常恐懼地往返鄉的路上走

從夜霧里面飄過去

隱隱的還有未熄的燈火

阿三的脚步亂了

果然在鎮街路口

阿三看見了兩個怪樣打扮的兵士

阿三把脚步放得輕輕

呼吸也慢緩緩地……

喂——兵士粗魯地叫喊

但阿三裝做聽不懂

喂——兵士更高聲地暴喊

於是阿三被大手掌一把牽住

驅趕過一條恐怖地冷僻的街

終於，帶進了營房

可憐的阿三軟軟地哭了……

營房里

一陣陰森

滿地上

污臭一團

被打折腿的桌椅

躺著像被遺棄的孩子

阿三聽見了  
四五十個和他  
歲數差不多的孩子  
給闖在這座一間黑洞洞的古屋裏

阿三戰慄了……  
年幼些的孩子的啼泣  
使他更駭怕……

意外的事情里更有意外  
三個大鬚子把阿三  
和另外兩個年紀大點的孩子  
一起帶到附近的一間民房里  
這是一間沒有了主人的碾米坊  
留下了一切碾米的傢伙  
十幾個壯漢  
在鬼子的槍柄下  
輪流做着苦工

阿三吃力地舉着沈重的杵槌  
眼前冒了一陣昏花  
阿三不敢喘息，也不敢歇氣  
一來——就是兩下皮鞭

阿三咬着牙根  
頂住了腰淚  
他懂得：這是什麼地方  
哭有什麼用處

這樣地做了三天  
阿三已經累得半死  
仇恨在他的心中生長  
像狗尾草在埔坂地生長……

天天黃昏  
阿三和別人  
都被押到一間  
高大的磚屋里  
這裡有好多個壯丁  
好多的呻吟  
每個人都哭喪着臉  
預料着不可知的命運  
但，每個人都歡喜阿三  
用親切的手掌  
不住地撫慰受驚嚇的他

阿三  
從稀朗的板縫瞧過去  
兩具女人的屍首赤裸裸地掛着  
阿三想起了死去不久的母親  
阿三是多麼心酸呵

常常有本地的流氓  
帶鬼子來逮去許多年青人  
阿三聽到了哀號和慘叫  
阿三的胸中漲滿了悲憤……

在這兒  
阿三聽見了許多  
看見了許多  
阿三學到了許多  
阿三變得更加乖巧  
夜來了  
監房里沒有一點光  
阿三捫緊餓了日半的肚皮  
想起這身受的災害  
眼淚不由地

滴落下來……

要脫離這苦難的地獄呵

阿三焦急地設算着……

門又開了

又有人給提出去了

給「砰」的一槍殺掉了

叫阿三更加心急……

阿三不肯放棄這難得的機會

他看見門口只留一個守衛

還好辦——他想，於是喊了

「解手呀，老爺

開開門給我解手哪……」

而阿三所得的只是

兩把粗而有力的巴掌

阿三不說一句埋怨話

暗地把牙根咬得更緊

等待着第二次再來

等待着臉頰上痛麻過去了

於是阿三又喊了

又是兩個巴掌

阿三被帶到門外的曠地，

阿三假意蹲下腿來

大模大樣喘不着慌

那胖大的鬼子抽着烟

哼着那阿三聽不懂的調兒

兩隻眼睛半閉着

像褲門後受傷的野牛

阿三——禁不住希靈的慾念

偷偷地捧起一塊大石頭

爬上小坡，正照準着胖鬼的腦壳

下死勁地摔去——幾乎倒摔了自己

那胖大的鬼子踉蹌着

倒下去了——立刻

又掙扎着想爬起來

絕叫着，兩手搜索着槍彈

感謝天——勇敢的阿三沒有慌

第二塊大石又摔下來

那麼快，胖大的鬼子來不及轉身

就氣絕了……

阿三睜大他火燒的曠地

很快地從尸首上搜出開監房的鑰匙

開了監房的門

受難者哄哄地湧出來

跑了——從城牆的缺口

天上沒有星星

大地暗住了黑暗

阿三不敢亂跑

身貼着土牆走

等到上得大路

阿三飛跑了身子

阿三從跌倒的地上

再爬起來

忘記了疲倦，發瘋地走

他必須在天亮以前

趕回祖父和祖母的懷抱

當他路過溪湖鎮的時候

站崗的哨兵又把他扣住了

這一回是我們自己的民衆武裝

阿三很着急

值崗的士兵把他領到長官面前  
過度的興奮使阿三忘却疲倦  
上氣不接下氣地

阿三說出了許多縣城里的見聞  
在岑縣的敵兵  
連南涼頭的  
只不過三百多人……

帶着感激，長官把阿三讚美了一番  
立刻——營房里一陣忙碌  
隊伍乘夜出發了

照阿三口里得來的情報行事  
阿三底疲乏的臉上露出笑容  
他來不及

承受長官給他的款待  
在弟兄們出發以前  
便要繼續趕回家去  
探望一下戰亂里的家門……

一九四一、夏天、仙遊。

### 初次的試

羅太

哦——你們走出你們的村了  
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  
排着長長的隊伍

雖然  
穿着的還是往日襤褸的短褂  
負着的還是往日污舊的行囊  
雖然

你們應該有的武器  
還沒有配在你們手裏  
雖然

還要出持着槍的弟兄  
夾在你們中間引領着你們前進  
而你——中國的農民朋友們  
你們將用淒涼的聲響嘲笑你們過去的愚  
笨

你們將學會為什麼而戰爭  
而且——  
比誰都懂得這戰爭  
比誰都忠于這戰爭  
比誰都需要這戰爭啊

### 定稿

一個讀者來信說：「……像『文藝X』，是四年來擁有羣衆最多的刊物。它對文藝理論、小說、戲劇，尤其是通俗作品，都起了強烈的作用；惟對詩歌（詩論除外——編者按）却無意中拆下了很大的爛污，致使今天的許多詩人們，還迷惑在『詩歌八股』或領城里……」這一指出，我們可用來表明自己對目前詩歌運動的態度。

下期起，連續歌山（這是一個詩人底新筆名）先生近作——對於初學寫詩的朋友實際有用的論文——詩歌筆談。

三個月後，也許有可能特輯一期「長詩專號」，但屆時萬一佳作不多，祇好請原諒我們曾經開過這麼的一張空頭支票。

敬請向那些行方未明的詩歌工作者！  
敬禮！向全國愛護我們的作者與讀者！  
最敬禮！向今天——祖國的七月！

（舟）

